

文化适应下的少数民族地区红十字会 运行现状及问题研究

——以贵州省Q州红十字会为例

黄若桐

江汉大学法学院

摘要：本文以文化适应理论为核心理论，结合贵州省Q州红十字会案例，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红十字会运行现状及问题。当前我国“大社会，小政府”治理模式为社会组织发展提供空间，而源于西方的红十字会在少数民族地区需经历文化适应。研究发现，Q州红十字会面临文化障碍致项目推进难，存在文化差异致宣传认知不足、志愿者“双重角色”的适配性问题。根据此打造本土项目品牌、构建“文旅+”传播体系等化解路径，从而推动红十字会实现“外部嵌入”到“本土扎根”，助力少数民族地区的人道事业发展。

关键词：文化适应；红十字会；本土化；贵州；“文旅+”

一、研究背景

当前我国社会治理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为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正积极推动构建“大社会，小政府”的治理新模式，“小政府”体现为政府通过职能优化与权力下放，有序退出非必要干预领域，转而强化政策引导与监督管理职能；而“大社会”强调激活社会多元主体的治理效能，通过培育社会组织、创新协同治理路径，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体，政府的这一治理理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成长空间。当前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等领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也较好地解决了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在灾害救援、人道主义援助等方面一直以来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少数民族地区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有文化，作为西方舶来的红十字会要想在少数民族地区扎根，必须在深入了解地方文化及传统的基础上，以民族文化为媒介，融合两种文化，以缓解文化适应过程中的治理张力。当前红十字会在少数民族地区运营时面临多重困境，需要我们积极探索如何依据本民族的实际情来况实现社会组织的本土化，这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议题。

（一）文化适应理论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是文化人类学的重要概念，通常指“具有不同文化的各群体进行持续的、直接的接触之后，双方或一方原有文化模式因之而发生的变迁”^[1]。通常文化适应会经历四个阶段，当进入一个新的文化环境时，人们必然会对其中陌生的事物现象感到新奇，甚至眼花缭乱以至暂时忘却自我，这是文化适应的新奇阶段；在经过短暂的沉迷后，

人们会感受到文化的侵入，并想要获得同样变化环境的他人的援助，这是文化适应的冲突阶段；在经历困惑后，如果对异文化不再持完全抵触的态度；最后一个即文化融入阶段，表现为已适应、接受了新的文化或者说为新的文化所“同化”。贝瑞认为文化适应通常包括文化层面或群体层面以及个体或心理层面的文化适应，前者是指在文化接触之后在社会结构、经济基础等方面发生的变迁，而后者则表现为更深层次，个体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他同时提出了4种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分离（separation）和边缘化（marginalization）。总之，文化适应就是指不同的文化经过长期的接触联系、调整而改变原来的性质、模式的过程，它是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相互吸收的过程，是一种新的综合过程，也是产生新文化的过程。红十字会要想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必然要经历一个文化适应、融合的过程。

（二）红十字会在中国的发展

西方红十字会的诞生直接受到基督教思想和人道主义的双重影响。1863年，亨利·杜南目睹战役的惨烈后，基于基督教“爱人如己”的教义，倡导建立中立的救护组织。国际红十字会确立的“中立、公正、独立”原则，将宗教伦理转化为具体的人道主义实践。而西方红十字会在进入中国以后，则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塑造了独具东方特色的人道关怀体系。中国红十字会诞生于晚清，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为救助东北战区民众，上海绅商联合成立“上海万国红十字会”，其早期救援活动，包含传统的“慈善”理念，

又肩负着“救国”使命。其发展历程深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3]、人道主义精神与传统文化的融合,也形成了有着“党政主导、社会参与”的机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应急救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Q 州红十字会发展情况

Q 州位于贵州中南部,生态环境优良,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居住着布依族、苗族、水族等 43 个民族,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 58%。这里民族遗产绚丽,像布依族的“好花红调”苗族的“鼓龙鼓虎”等。有众多的少数民族节日,如苗族的“四月八”、布依族的“六月六”,这些节日承载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Q 州红十字会成立于 1988 年 6 月,2009 年 4 月从卫生局分离独立建制,Q 州红十字会主要的工作为:组织开展备灾救灾工作,开展人道主义领域内的服务和公益活动,参与输血献血工作,宣传动员和推动无偿献血;组织开展群众性初级卫生救护训练和现场救护工作,普及卫生救护知识。

二、文化适应视角下少数民族地区红十字会运行中的问题

红十字会起源于西方,其文化内核与中国本土文化存在差异,特别是当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时,这种文化差异可能导致红十字会在开展工作时面临重重适应难题^[4]。

(一) 文化障碍致项目推进困境

文化适应的复杂性与长期性,使红十字会这一组织在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时,面临着文化冲突。我国 56 个少数民族均拥有独特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价值尺度,红十字会的文化传播需经历“冲突—调适—融合”的过程,其间易因“文化震荡”使项目受阻。从文化适应理论来看,单纯的符号移植与灌输无法跨越文化鸿沟,需契合少数民族的文化心理与生活逻辑,否则将引发治理实践与本土文化的割裂。比如 Q 州红十字会的器官捐献项目,因与当地少数民族的身体观念形成冲突而遇到困难。当地文化中有着对“身体完整性”的异常重视,类似汉族“身体发乎父母”的伦理认知,形成了对器官处置的禁忌性观念,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两种文化体系下生死观、生命观的深层对立,而非简单的理念分歧,会导致器官捐献动员工作难以推进。

(二) 文化差异致宣传认知困境

从文化认知维度分析,红十字会的符号体系与价值理念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存在天然隔阂,难以形成文化认同与情感共鸣^[5]。在西方语境中,红十字、红水晶等标识承载着基督教博爱精神与人道主义内涵,但在 Q 州少数民族文化里,这些符号缺乏对应的文化

语境,易被视为陌生的外来元素;同时,红十字会“人道主义”强调的普世关怀,与少数民族基于血缘的差序化互助传统存在差异,导致当地群众对红十字会的宗旨与行动理解不足,甚至将其等同于普通的救济组织。文化差异与舆论惯性的双重阻力,宣传工作面临困难。少数民族地区人民不深入了解红十字会。

(三) 志愿人员动员难题

在少数民族地区红十字会的运行中,志愿者的短缺问题一直存在,而这一问题的缺口就是“文化适应能”^[6]。志愿者作为红十字会传递服务的核心力量,在少数民族地区需承担“双重文化”角色:既要深刻理解红十字文化,又要熟悉当地的文化。唯有如此,才能精准对接民众需求、有效传播红十字精神,甚至动员当地力量参与公益。当前这一群体缺乏:从来源看,志愿者多为兼职人员,会时间成本难以形成稳定队伍;从能力看,能同时满足“红十字文化认知”与“本土文化适应”的志愿者极少。志愿者虽认同红十字理念,却因不熟悉当地习俗陷入服务“水土不服”;少数熟悉本土文化的本地人员,又缺乏对红十字文化的认知,难以履职。这种“文化适配性缺口”,导致红十字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服务难以精准落地,更制约了其社会影响力的拓展。

三、文化适应下少数民族地区红十字会运营困境的对策

(一) 社会组织运营的理念重构

文化适应需要传播方与接收方的共同努力。作为传播方,应在主动了解他者文化的基础上,调适自身的符号与表达,而接收方则需保持开放,筑牢自身文化根基并且接纳外来文化的态度。在红十字会融入过程中,要充分协调好方以实现和谐共存,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重构文化认知框架,在少数民族区域保留红十字会的核心价值“人道、中立、公正”的同时吸纳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构建双重文化认同。寻找二者的共通之处,能使得红十字会开展为容易被民众接受的组织活动,可以减少文化差异下双方的误解。

第二,建立起有特色的文化融合机制。红十字会可以将应急救护培训与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庆相结合,利用歌舞等民俗活动形式,将急救技能演示融入其中。此外在活动开展的过程中一定要注重采取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易于接受的方式开展。

第三,采取语境重构与翻译策略。少数民族拥有自身的文化体系,红十字标识在他们眼中可能被视为陌生的外来符号,难以引发文化认同。所以两种不同

文化在接触时,文化转译论可以帮助红十字会的理念和实践转化为符合少数民族文化背景的形式,减少文化适应过程中的阻碍。可以通过开发具有民族特色的宣传品,融入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元素,比如制作成急救包和宣传手册,增强文化认同。

(二) 打造基于地方文化特色的项目品牌

项目作为社会组织的“生存支柱”与“文化名片”,其创新性与本土化程度直接决定社会组织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力。对红十字会而言,立足少数民族独特的文化,将西方公益理念与民族元素深度融合,设计民众“感兴趣、能参与、易接受”的项目,才能减少文化隔阂,强化红十字文化的传播效能。以Q州的民族传统习俗、集体活动形式为载体,将应急救护、志愿服务等核心功能转化为符合民族文化心理的实践,比如在Q州下属县城举办过的“红气球挑战赛”,是首个以应急救护为主题的团队式定向徒步运动公益赛事,最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可借鉴此类比赛的思路,结合民族特色开展项目。这样不仅挖掘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特征,还让其成为民族文化的延伸,而非外来的“文化符号”,降低民众参与的心理门槛;另一方面,通过“节庆场景+公益行动”的模式,将红十字会的理念转化为“守护家乡、助力同胞”的具象目标,契合少数民族“共同体互助”的文化逻辑,进而激发民众的参与意愿。

(三) 打造“文旅+”传播体系

第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组织作为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可以通过创新性途径提升传播效果^[6]。以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为载体设计出独特的宣传方式,特别是“文旅+”的融合发展模式。在宣传时可利用少数民族特有的赶场天、节庆日等发放物料。通过这些载体领悟红十字精神等,比如在微视频中呈现蜡染技艺。此外,可策划互动性强的文化活动,如民俗体验营。在活动结束后发放宣传资料,活动进行时播放科普视频,让参与者亲身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正是借助于这些多元创新的手段,社会组织能够有效传播少数民族文化。

第二,注重维护组织自身形象。完善组织媒体建设。运用新思维运营社交媒体账户,提升组织成员新闻的敏感度,通过网络传播正能量。

(四) 建立完善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针对Q州红十字会志愿者的短缺问题,从“双重角色适配”与“持续动力培育”两方面展开。首先,聚焦本土化招募与角色赋能,优先吸纳兼具专业素养

与本土根基的群体,如Q州可定向招募族返乡大学生村干部这类群体——他们熟悉民族语言习俗、思想开放,既能深入当地获取民众信任,又能传递红十字文化,同时依托村委会建立“志愿储备库”,让资深志愿者带新,助力新志愿者理解工作意义。其次,构建“双文化”培训体系,兼顾红十字专业规范与民族习俗,确保志愿者既能履行宣传职责,又能避免服务“水土不服”。最后,完善激励机制培育持续动力:物质上提供交通、餐补减少成本;精神上设“星级志愿者”评定、颁发荣誉证,契合自我实现需求;还可以通过服务时长兑换奖励、技能培训提升机会,增强成就感。同时借助社交媒体宣传、社区合作拓宽招募渠道,既解决“招得来”问题,又通过满意度提升与激励留住人,逐步建成稳定志愿队伍^[7]。

四、结语

红十字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运营发展,虽因为文化差异而导致项目受阻、宣传不足以及志愿者短缺等难题,但可以通过理念重构打破认知壁垒,打造本土化的项目等推动红十字会实现从“外部嵌入”到“本土扎根”的转变。未来,随着文化融合机制、志愿保障制度的持续完善,红十字会不仅能精准回应民族地区民众的人道需求,更能在传递博爱精神的过程中,成为连接不同文化、促进民族理解的桥梁,最终实现人道事业与民族地区发展的同频共振,为筑牢民族团结根基注入持久力量。

参考文献:

- [1] H·Douglas Brown.Princip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M].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 (UK) Limited,London.1987.
- [2] Berry J W , Poortinga Y H , Breugelmans S M ,et al.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3] 刘博彦.少数民族地区非营利组织参与公共服务问题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4.
- [4] 顾悦.水族地区传统社会组织与乡村振兴研究[D].贵州财经大学:2020.
- [5] 牛慧丽.我国民族地区非政府组织发展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16.
- [6] 张冰怡,杨力超.社会组织参与少数民族村落乡村振兴的新内源性发展模式探索[J].社会治理,2023(4):64-73.
- [7] 周丽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探讨[D].南京工业大学:2015.